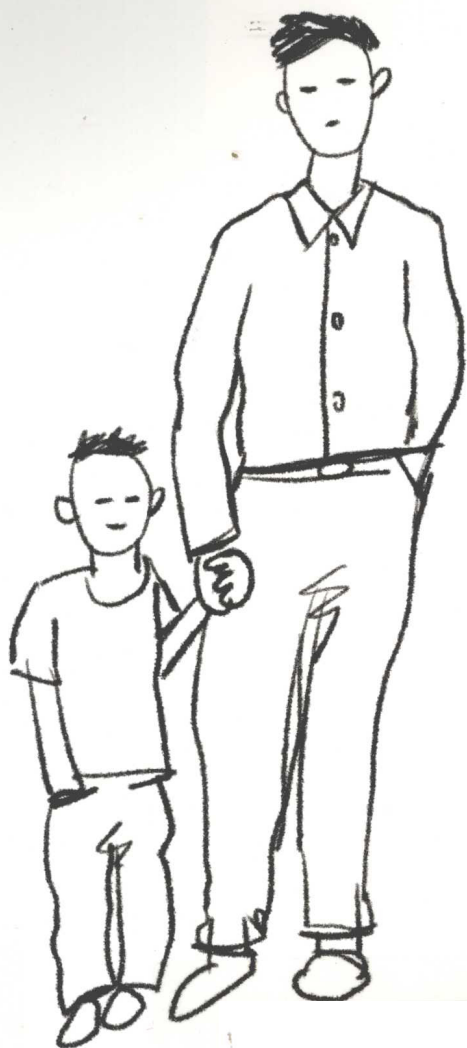


张
旻
著



父 | 子 子 | 国



重庆大学
出版社

中国父子

张
旻
著



重庆大学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父子 / 张旻著. —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624-6845-5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65655号



中国父子 ZhongGuo FuZi

张旻 著

责任编辑 张兰

装帧设计 杨林青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邓晓益

社址 （401331）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40 1/32 印张：9.5 字数：179千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6845-5 定价：35.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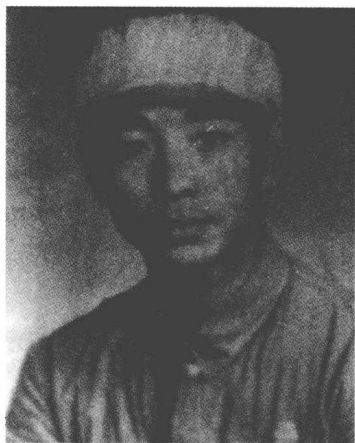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父亲的全家福（从左到右：大姑、奶奶、父亲、爷爷、小姑）



我的爷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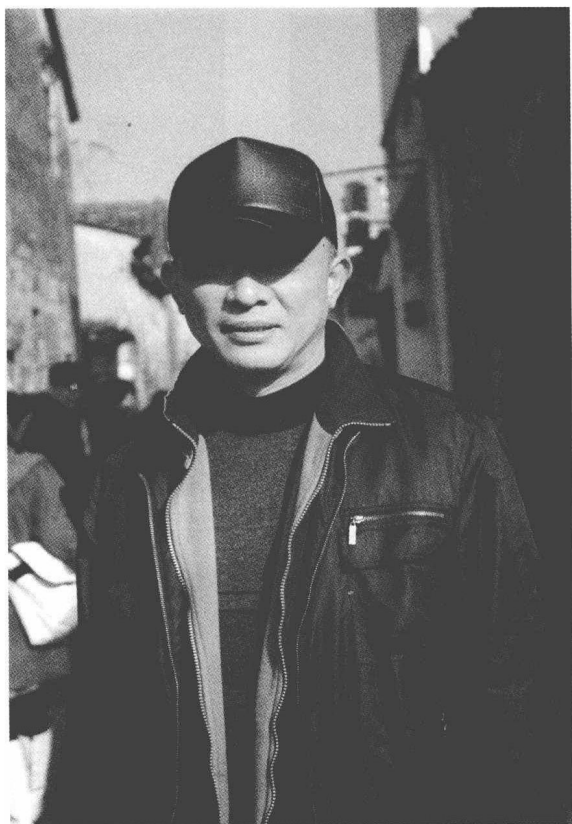
父亲摄于解放初



影响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堂伯父



我的父母



2009 年 12 月，我在宁海



2012年初，伦敦住所，张肖阳



2007 年除夕。父亲已缺席很多年

目 录

1 涂鸦中出现人名	011
2 巨蟒游过草丛	021
3 小人国	033
4 经典烙印	043
5 弟弟的乳名	053
6 脸上的疤痕	065
7 “狭路相逢勇者胜”	075
8 成长地	087
9 工宣队输了	097
10 有没有放下去的手	109
11 陌生的面孔：压抑与自我	121
12 时代话题	145

13 最浪漫的事	161
14 边缘状态	173
15 为什么不能要求孩子洗碗	183
16 孩子的错比天大	195
17 “我是中国人吗？”	213
18 成人的世界	223
19 后半生	247
后 记	263
附 录 我的安师，我的同事	267
张旻年表	300

1 涂鸦中出现人名

去年我读到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写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自述体散文《如此欢乐童年》时，脑子里一下冒出了我酝酿中要写的这本书的书名。奥威尔在那篇文章里记述了他学童时代在寄宿学校的一段经历，给我的印象，那是他记忆里的噩梦，影响到他后来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虽然奥威尔写的是上世纪初英国的学校，但我感觉不陌生，许多细节引起我内心的共鸣。奥威尔只是写了自己做学生的一段经历，而我还由此想到了我们这辈人做父亲后和孩子的关系。20 世纪中国社会的巨变决定了我们这辈人，在为人子和为人父的角色上的困惑和尴尬。

我生于 1959 年，出生地是上海南市区，出生后不久因父亲“下

放”举家迁到郊县嘉定。我父亲是山东威海人，离休干部。一般称解放后上海的山东籍干部为“南下干部”。我小时候嘉定的干部，从县委书记、县长到各乡镇、机关单位的主要领导，多半来自山东，在我们家所在的为机关干部建的“六一新村”里，户主为山东人居多。一直以来我也默认父亲“南下干部”的身份，但实际上父亲的情况特殊。父亲出身于小商人家庭（家庭成分曾被划为“资本家”），父辈在威海开布店。山东解放前夕，父亲在烟台念高中，我爷爷因为对共产党不了解，更被国民党散布的关于解放军的谣言吓倒，于是将父亲送到上海去继续学业。没想到父亲在上海接触到地下党，并入了党。

我曾听父亲说，其实他对共产党早有所知，他的一位堂兄好多年前已投奔八路军。父亲的这位堂兄，虽只年长一岁，但父亲一生对他充满崇敬，并将这种崇敬的态度传染给了他的两个儿子。我本人直到1988年，二十九岁那年，才在西安解放军政治学院军职干部家属区见到了已离休在家的堂伯父（山东叫大爷）。不太爱说话的父亲，讲起这位堂兄来如数家珍。父亲讲得最多的是他堂兄从小个性的刚烈和思想的叛逆，如他还是个孩子时，就敢当面将他父亲的鸦片枪折断，十四五岁时就离家投奔革命去了；皖南事变后，他坐过国民党的老虎凳，逃跑后回家待了没几天又出去找部队。当地有个汉奸，常拿这事来我爷爷兄弟俩的布店里敲诈。我父亲在店里见过这一幕：那汉奸身穿黑绸衫，嘴上叼着烟卷，屁股后挂着二十响盒子炮，阴阳怪气地故意问我父亲的大伯：儿子最近有信来

吗？老兄弟俩立刻好烟好酒伺候他，临走还往他兜里塞钱。解放后这汉奸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也许正因为我堂伯父觉得此生未能在双亲大人面前尽孝，年轻时还特别让他们担惊受怕，因此在他父亲去世时，他回老家操办了隆重的丧事，他自己也按旧俗披麻戴孝。这是堂伯父解放后第一次回老家，结果因为在丧事中“搞封建迷信活动”受到部队处分，从此再没回去过。

我认为我父亲被我爷爷送到上海来“避难”，却在上海秘密加入地下党，堂兄对他的影响是一个重要因素。记得曾听父亲讲，上海刚解放时，他堂兄来沪出差，父亲迫不及待地去部队住处看他，兄弟俩久别重逢时，父亲对他景仰的堂兄说的第一句话是：

“哥，我也入党了！”

但 1988 年我在西安见到堂伯父时，我发现他似乎对父亲四十年前在上海秘密加入共产党仍颇感惊奇。他对我说，你爸爸小时候人很聪明，读书特别好，但胆子比较小，没想到他敢加入地下党。

我也曾在一些报刊书籍上看到，上海解放前夕白色恐怖弥漫，毛人凤曾下令将抓到的共产党人扎在麻袋里扔进黄浦江。父亲家境较好，在那种情况下自愿投身革命，定有超人的胆识。

我所了解的父亲，的确一生谨慎，工作上似少有魄力。我看到更多的是他的忍耐。“文革”中被揪斗，他老老实实在挂着打倒他的大牌子站在台上。他被“解放”后不久，我母亲又因“特务”问题遭“隔离审查”。母亲出身贫苦，外公在她七岁时就病亡了，外婆不堪生活重负，将她送进了教养院，1947 年母亲十九岁时进了上

海天一布厂做工，解放初因表现突出被选拔进人民法院工作，1952年入党。揭发她的人在逼供刑下疯了，竟然诬告我母亲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某组的组长。这样重大的恶性事件，父亲理应相信不可能在母亲身上发生，但他还是相信组织，亲赴母亲囚房做思想工作，致使母亲一度自我怀疑，精神恍惚。

我很少看到父亲发泄情绪，在家时，他经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的小方桌旁，研究棋谱，摆残局。有时戴着老花镜，边看报，边在报纸边沿空白处写字。家里张张报纸上都有他的字迹，内容多半是抄报上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经常这样长时间枯坐窗前，报上涂鸦的字中开始出现许多人名。后来父亲甚至专门用一本黑面抄工工整整记下这些人名。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开始搜肠刮肚地想他一生中接触过的许多人的姓名，结果一本黑面抄写不下了，人名越想越多，每一个接触过的人都可能在父亲的记忆里出现，并带出相关的更多的人。好些名字令父亲长时间搜肠刮肚，寝食不安。母亲也不得不帮他回忆，甚至没办法还要惊扰他人。父亲自己还曾为一个无法想起的人名编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写信向那位同志后来担任过副县长的某县地志办询问，得到回复后，那种如释重负，令家人都透一口气。

从研究棋谱残局，到回忆同志姓名，好多年来父亲经常这样在窗前一坐几小时。小时候我并不关心父亲的精神状态，未成年时我就离开了家，开始独立生活，和父母亲也不常见面。我现在想，且将编制一生交往的同志姓名录视作晚年父亲的另一项爱好吧。要不